

金碧輝煌教廷殿·萬人瞻仰教宗面

記羅馬梵蒂岡之旅(下)

● 郎萬法

朝聖行列儀式繁縟

我們一行元月六日一大朝，在寒風凜冽中，經過安全檢查，進入大殿後，已經人山人海。好不容易找到座位，距祭台起碼有五十公尺之遙。九時過後，先有唱聖歌隊伍入場，接著朝賀神父隊伍跟進，然後陞總主教十人進場。其後副祭人員隊伍，最後，教宗專用推車，前呼後擁進殿，大家報以熱烈掌聲，然後開始主持彌撒。由於有十位陞任總主教，儀式特別繁縟，一會兒跪拜、一會兒唸經、一會兒唱聖歌、一會兒摸頭，有兩個多小時才告結束。都累了，抬轎累、坐轎也累。

出了大殿，見到單國璽樞機，彼此寒暄。然後參加酒會，我駐梵蒂岡戴瑞明大使伉儷亦躬逢酒會，戴大使和藹可親，為

國宣勞不辱使命。相對比較，這位駐華易代辦，新陞的總主教，這時節只穿梭周旋在他的家族與其本國菲律賓賓賓客之中。對我們這批台灣來客，一副視而不見，漠不關心的模樣，似相識又不相識的神態來對待，毫無熱情表示，連一般初會的神貌都未有。倒教我想起一個謎題：「樓上垛樓還嫌窄，身披簑衣去陪客，手拿孝棒哈哈笑，瞪著兩眼看不著。」打論語四句。謎底是：「居上不寬，為禮不敬，臨喪不哀，吾何以觀之哉。」私付，我們中國社會，稍微有點家教的人家，耳濡目染，自然推己及人，總是以客為尊，不管拿菸敬茶進食，都是先敬外客，再及家人，絕不可先己後人，也許這就是儒家與基督，道不同不相謀之基本道理吧。這位總主教，既不把我們專程來的當他的賀客，這樣也好

，大家可以不必「裝蒜」，時已過午，已經饑腸轆轆，只好拿點心當飯吃，總算填飽了肚皮，約在下午二時結束。我們這批道賀嘉賓趁興，有的參觀大殿，有的購買物品，本人年邁，過於疲憊，乃返回旅館休息。

教宗接見合照留念

翌晨(元月七日)由這位易總主教主持一台彌撒，滿心不想跟進，霸王硬上弓，也只好勉為其難，照參加不誤，然後等待教宗接見。有的人認為這是機會難得的重頭戲，教友們更認為這是無上榮寵。於是不辭辛勞，從長廊下端，走上去又被趕下來，不知何去何從，徬徨中足足等了一小時，有人告知，從另一個長廊進入庭院再爬上四樓。由於爭先恐後，大家走的快

，老朽步履維艱，節節落後，變成落單老人，蹣跚獨行，最後由一位教廷工作人員見憐，指引可搭電梯上四樓，適時邵領隊亦前來陪護，一同搭上四樓，又走過一段長廊，才到達教宗接見賓客大廳。在門外守候觀察中，看到部分新總主教，率領各自祝賀團員，晉見教宗時，一一跪拜，並親吻教宗權戒。這跟帝制時代晉見皇帝一般，不合請客之道。只見教宗正襟危坐，你倒要下跪。我猶豫，我踟躕，我非教友，且比教宗大三歲，何必請你降福，而趨前跪拜，私下躊躇盤算開溜，爰排在隊伍最後。天從人願，安排晉見時間已超過預定，對我們最後這一批，僅能合照留念，於是本人擠在人後，解除了老朽尷尬心情。嗣後與于董事長伉儷同車赴新換一家旅館休息，晚間戴大使為單樞機洗塵為易代辦接風，我們這批善男善女，禿子跟著月亮走，侷促在角落裡，無拘無束，不佞蒼顏白髮，頹乎其中，飽餐一頓了事。兩天來朝聖大事，到此已了，飯後乘大巴士回新旅邸就寢，來個黃梁尋夢。

元月八日早晨，先在大堂地下聖母小堂望彌撒，並瞻仰聖伯多祿陵寢。然後老朽一人陪伴陳神父到教廷辦公室洽談，端在到何處領取與教宗合影照片，本人並持二百美元換二百許歐元。再與陳神父去菲律賓賓羅馬修道院洽取照片，往返一次，車資花掉我近四十歐元。為答謝陳神父伴我一上午，中午由區區招待陳神父單獨餐敘，酒酣耳熱，無話不談，大有相見恨晚之慨。飲罷，買車去聖母大殿教堂瞻仰，該教堂建築在埃斯奎里諾山丘上，係公元五世紀建成，無論地板或是牆壁，均係彩色大理石幾何圖形對稱拼花鑲嵌藝術作品，屋頂全面採用純金雕飾，真是金碧輝煌，不可一世。

義國情調特種風味

晚間，陳神父為增長老朽見聞，專約一位義國神父為嚮導，到一家有三百年歷史建築物，純義國情調六十年之老店用餐。講好由本人作東，乃用行動電話打給邵領隊找于兄豐仁夫婦同享，奈何他們已經用過六菜一湯中國料理，不肯賞光。於是陳神父又通知張蒙席與陳醫師、楊先生參加，本人與張蒙席同乘一部車，穿過大街小巷，好不容易才找到這家老店，付費之後，徘徊了好一會兒才進去。

好像有人說，在羅馬最難的事，是找巷內店舖，好在張蒙席（蒙席是神職稱謂，比神父位階稍高）用義語告訴計程車司機，左轉右彎，還是我們捷足先登。賓主到齊後，由義國神父代為點菜，品嘗後，與眾不同，頗具特種風味。用餐完畢，卻由陳醫師買單付賬等於區區多欠了一次人情，回到旅館，正夜深人靜，一覺醒來，已是元月九號了。

山城景色寫真油畫

第七天之旅，目的地是阿西西（Assisi），在羅馬東北方。離開羅馬市區，一路奔馳，來往車輛不多，層巒起伏，景色清新，處處像一幅純靜寫真油畫，憑窗外眺，確實詩情畫意，十分調和。不像我們台灣市郊道路兩旁髒亂不堪之景象。

洞式建築，據說是古代皇宮。

沿路而上，由於照明不夠，仍有黑咕籠咚的感覺，且岔路很多，不得不加小心。約行十分鐘，豁然開朗，高樓櫺比，馬路平曠，有車馬、有公園、有商店，儼然一大都市，再前行，在十字路口中央，有噴泉設施在焉。據說，有一年地震後，雖然家毀而市民仍要先修噴泉再及其家，該噴泉乃鎮山之寶也。老朽踽踽獨行，回到公園坐觀山景，以逸待勞。其他朝聖客，則參拜教堂去了。

故國修士一見如故

回程，已經過午，到一家名叫大世界酒樓進食，這家飯館有副門對，是唐代詩仙李白的「將進酒」詩句中的兩句：「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。」我們追隨陳神父一路下來，每日盡歡，頗頗有酒盈樽，偏偏這一餐沒有瓊漿提供。

飯罷，驅車爬上山頂，憑吊壯觀的聖芳濟大教堂，這座教堂所在地，就是當年聖芳濟生於斯死於斯之住址。這位聖人在公元一二二六年十月三日壽終。這座大教堂是十四世紀由羅馬與威尼斯著名建築師共同創建。教堂上面有教堂，教堂下面還

有教堂，叫你不得不有深刻印象，用以表揚聖芳濟這位聖人對天主教之犧牲奉獻。

在這裡幸會一位山西省青年李修士在這裡修道，可想而知，大陸現在也有宗教自由。李修士陪同我們到處參觀，且解說設施由來與壁畫內容。不覺之間已日落西山，爰異口同聲邀約李修士一同下山用餐，以表謝忱，渠宣稱，晚課在即，不能違規，在依依不捨情景下告別。我們下得山來，未晚先投宿，來到邵領隊預先安排方濟修會經營之旅館打尖住店。這家小旅館，未設服務生，一切自動，行李自行搬動。這家簡而不陋，遠離塵囂，倒也清靜。

江山白頭太陽淚流

元月十日是第八天，也是這趟旅程最後一天。清晨散步，寒風料峭，水池結冰，冰柱倒掛，頗有家鄉冬情調。不禁想起金聖歎臨刑前，寫的一首詩：「蒼天為我來丁憂，萬里江山盡白頭，明日太陽來弔孝，家家戶戶淚珠流。」最後一句是指房簷冰柱融化時滴水景象。

旋赴旅邸側鄰大教堂中另行加蓋的小教堂內作彌撒，又增長一次見聞。可能是小教堂在先，也許這座小教堂就是當年聖

方濟的坐堂，為了流芳後世，建蓋大教堂時，仍舊保留小而舊的小教堂。傳說，聖方濟家中富有，他自己情願受苦，這倒像我國佛教界律宗的弘一法師。因大家不耐寒冷，乃登車往訪另一座古樸山城西恩娜。

西恩娜 (Siena) 是聖女加大利納 (Catherine) 的故鄉，迄今仍舊保留十三世紀街頭風貌，斜坡石塊廣場、石牆紅瓦巷道、寧靜優雅，無不促使我發思古之幽情。抵達後，停車場不大，毫無應有設施，連廁所都不具備，為了解決內急，隨同領隊爬上四層樓高斜坡，穿過小型公園，又走了約二百公尺，才找到一間收費洗手間，方便過後，又行數百步，見到午餐飯館老闆，佇立恭候。

朝聖之旅畫下句點

由該員帶路，穿過大街小巷，到達斜坡廣場，一眼望去，確很壯觀，又見到教堂一所，慢步正在行進中，陳有海神父用手機與在義大利行醫的乃弟聯絡，問西恩娜本地餐館那家口味最好，經確定後，分成兩隊，食中餐者跟邵領隊走，吃西餐的隨陳神父行。並相約在下午三時許在原停

車場集合回羅馬。於是我們繼續前行，好不容易走到看似不到兩度寬的巷道，兩旁並無商店，卻是飯館所在地。老闆聲稱這不是巷道，乃是古代大馬路，這真是「人斜眼斜」，小時候到北平看天壇好大好高，現在去看好小。明明人家是大馬路，我們卻看成巷弄，可見感受與見識多寡而有不同。

這一間獨樹一幟的中國飯館，老闆是溫州人，據說生意還不錯，飯後，各隨所願，自由活動。于兄伉儷為了照顧老朽，不打算逛街，決定在飯館三人飲茶休息。屆時請老闆代叫計程車送到停車場可也。

凡事有得有失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坐上計程車與來時路截然不同，等於遊車河，市區觀光，多多看看古城面貌，也是收穫。最後總算送到原地，並無意外情節。

回程路上，左看遠山含笑，右見彩霞夕照，突然靜中有動，群雁南飛，不才亦突然想到以前點狀元，殿試中皇帝出對：「雪地鴉飛，白紙亂塗幾點墨」，考生答：「霞天雁過，錦箋斜寫數行書。」中國文字遊戲，這一點，絕對比西方高明。未抵羅馬，天色漸暗，詩情畫意中，等於「

夜歸隨烏鴉」了。到達市郊旅館，已是「月上柳梢頭」。晚飯後，回房打包，準備明日回台行裝，整理就緒，已更深夜靜，等待「雞鳴早看天」了。

羅馬之行八天一閃而過，元月十一日中午登機，十二時四十分起飛，登機後座旁小孩老是啼哭，不得安睡，只好看書打發十多小時。抵達香港已是元月十二日清晨，再轉機抵台，返回家園，恰好日正當中。結束了頭尾十天朝聖之旅。

後語

這次羅馬歸來，少不了時時想到「一條大路通羅馬」的諺語。這句話的由來，很可能是由商旅開發絲綢之路而來。不才常追想也常懷疑，為什麼將做貿遷工作的人叫商旅，賣東西的人叫商人，賣唱的歌女叫商女；將百貨店陳列的物品也叫商品？經過一番思考，一番追查，而大膽假設，起源於武王伐紂，戰勝商朝，爰奴役商朝子民代為搬運物品，根絕從政，蔑視他們而叫商人，虐待商朝貴族或無法生存的商朝貴族只好沿街叫賣家常用品，或擺地攤做小本生意的商朝貴族，在勝利者眼中叫這些人是商人，也就是商朝人。於是周

朝人普遍叫這些商朝的貿遷者或販賣者以及賣唱者統統叫「商人」。演變下來形成今天叫這些曰：商品、商人、商女不知亡國恨，甚而商品檢驗局，大學裡的商學院都是由商朝的商而來。是否胡說，仍須專家努力推敲。

歸來不久，護照還在我口袋中，就見報端刊載今後出國護照要加註台灣字樣，旅遊同伴，回台喜相逢。有的以為不才有點墨水，乃不恥下問，為什麼成立台灣共和國中共就要打，現在中華民國不也是獨立國家嗎？為什麼不打？其故安在？好像從來沒有人作出答案，本人不成熟的對答是：

中華民國成立在前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後，站在中華民國看中共，過去，我中華民國是正統，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反叛，現在你在大陸掌政，我在台灣偏安，這是歷史事實，在國際關係上也好，同胞關係上也罷，我既無反攻實力，對方也怕你有反攻可能，乃和平相處，雙方人民都幸福。等於南宋、南明不也苟安多年嗎？到了清朝康熙，鄭成功在台灣還是明朝衣冠。若台灣另行成立台灣共和國，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場來看，他在前，你

在後，他是正統，你是造反，你主動，他被動，所以非打你不可，而且師出有名，國際上也不好干涉，道理如此這般，對不對，有請指正。

緊跟著又有人問，什麼是政客，什麼是政治家，答曰：要政治把戲，並無政治理想，不是真正為人民服務，完全以個人利益為前提，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者，叫政客。政客俯拾皆是，勿須列舉。政治家則不然，凡有政治抱負，有政治理想，對政治理論有研究，悲天憫人，肯為大多數人民服務，不以個人得失為重，總要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者，謂之政治家。如清朝林公則徐，為解除國民東亞病夫恥辱名號，禁食鴉片，禁絕英國人強銷鴉片，不惜與英國人對決一戰，而擊敗這群蠻悍英國侵略者，且為國爭光。不料英國人專會投機取巧，又率軍艦偷襲浙江寧波附近，而戰勝駐守寧波這群窩囊廢，清廷大驚而乞求媾和，英國這批壞人，提出反要求，叫清廷一定要先懲罰林則徐，才跟你媾和。

於是道光皇帝忍痛不得不將功在國家的林則徐發配新疆，而林則徐雖是欽犯，仍舊為新疆百姓農田水利著想，推廣坎兒井、造福地方。有這種無怨無悔、寬大胸懷的

人物才是政治家。

這次追隨各教友去朝聖，是于豐仁先生苦心孤詣，旨在想藉教宗神力，影響到不佞能夠受洗，俾使歿後榮歸天國。十天下來，區區無動於衷，而辜負于兄一片美意，於是只好寫點文字，用為彌補遺憾於萬一，並說明在下所以執迷不悟的原委始末。

區區老早知道，除了邪教，不論佛、耶、回都是教人在世間學好，皈依如來、耶穌、真主，往生之後才能駕返極樂或安享主懷。同時私下觀察，凡多數人民信奉基督教的國度，都是文明程度較高，也懂得衛生，科技也進步，又主張民主而不極權。

尤其天主教神職人員，出家又入世，有的研究科學而造福人類，有的辦教育當教員，有的設醫院當醫生或護理，無不犧牲奉獻，以身作則，而感化黎民。所以本人嘗說：不信教則已，要信，一定信奉天主。

不過我要問，天主萬能，也在萬有之上，舊約上就說：由於人類日趨為惡，天主以洪水滅之。又教諾亞造方舟，除保全諾亞一家之外，凡信我者，可以登上方舟

而得救。試問，天主既能造洪水，為何不叫惡人都變好人，若都是好人，不要信主，自然得救。再說天主既博愛，為什麼對漂浮在洪水中的而不見死不救。再問，天主教、基督教、東正教、猶太教，都是一脈相承，天主萬能，為何不叫他們歸為一統，何必各立門戶而鉤心鬥角。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在舊約時期，原本同門兄弟，現在卻打得你死我活，天主為什麼不關心他們。

耶穌降生迄今已二〇〇二年，在他未降世前，難道人類都下地獄了嗎？再說，天主教神父們，未傳福音到東方來之前，東方人如何得救！請問，人既有善惡，又有生死，天主乾脆不造人，既無善惡之分，又無生死之痛，豈不善哉！筆者不敏，無法徹悟，所以不肯人云亦云，隨便信奉，乃良有以也。

不才濫竽士林，以講授會計學維生，對國學並無基礎，又無才氣。對哲史更無研究，偶然一知半解，而寫些不成定解的東西，都是道聽塗說，僅止於愛好，敢寫敢說而已，以上不登大雅的文字，正確與否尚乞方家不吝教之。

阿門！